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

唐章懷太子李賢

註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傳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徧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其年就國立二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承天子射熊八矣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

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作文）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溵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今在豫州真陽縣西南也）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蕃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姬（姬音寧丁反）為小妻復坐削園宜祿扶溝三縣（園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國相魏愔與寵共殺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

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還詣北寺
詔獄使中常侍王甫（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甫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劉攽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還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罷不案罷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罷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紆緯相將萬乘之玄然要在機牙）中平

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罷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罷率衆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工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表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恣恚遣客詐

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王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表術使部曲將張閩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為丹陽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為邕字傳寫誤也）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廐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

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廷尉會赦免死 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死牧爲陳寃得申高第爲侍御史曾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毋丘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 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 東觀記曰丙爲安鄉侯丁爲畧陽鄉侯 恭孫順爲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 東觀記曰定兄據卞亭侯弟光昭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瘠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見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

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將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將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蒋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滄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鄚二縣鄚縣屬鉅鹿郡鄚音莫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

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立十五年薨子隱王寘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蓋爲樂成王後蓋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蓋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蓋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靦姤也言面姤然無媿姤音胡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蒸分詩小雅曰蒸蒸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蓋所繼之母震懼也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歐擊吏人專己凶暴恣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貶蓋爵爲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泠宏議以爲自非聖人不

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爲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蓋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養愚見赦蓋不殺無辜以讁呵爲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爲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爲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蜀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秉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濠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秉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滁州縣也全椒今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羌忽而太子印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

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
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東觀記載賜恭
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盖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印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訖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鎮撫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

惠王

咸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

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四年徙為梁王以陳留之鄄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巳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隅今許州鄄陵縣也寧陵今宋州寧陵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楚丘縣也巳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卜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

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樂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厄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塊晅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曲法申恩平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

帝赦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廬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勑奴婢二百人其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

亂聖化汙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
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
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
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
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
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
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
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
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
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
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
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
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
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
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謂由下忌及
王禮等也

道惡盈而好謙爲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爲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

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豹立八年薨子暠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二年薨子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

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三千萬上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illegible]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猒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痾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歿黨惟荒忒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李賢註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

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
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
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
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
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
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
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
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
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賈胡督使主蕃國之使也商賈也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
一無所受袁山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爲布者北匈奴數斷
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
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
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

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
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
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
粮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掾實以自
資掾樂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
善黜惡爲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

事續漢志曰每州有侍中從事也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皆掠取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撣音徒丹反○劉攽曰案和紀皆作擅音擅字亦無作平聲者

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壇誤以爲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禪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也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聲遠俟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

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云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禪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俟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訕謗也請勃

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候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

遷司隸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

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軍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紝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紝繒布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鵰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臣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也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推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効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宜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懈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爲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

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粮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輙貸於民民已窮矣將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獷不堪爲用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言勞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隲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

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壺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抜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

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

宣獫狁侵鎬及方 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 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大宗之號非惟兩王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 詩曰公矦干城又曰闕如虓虎干扞虓虎也怒貌也 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 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爲漢將赳赳武貌 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矦使復其位 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矦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矦使復其位也 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 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 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 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甲氏及留吁遂滅之晉矦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爪行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

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憧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眺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爲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參爲太尉録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

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竊異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葛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紓緩也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

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攽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

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灾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爲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

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睽促令自
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
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
理其怨冤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
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出諳邊俗拜爲度
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
騁邊垂雖屢膺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塊
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蒼萬分

也至臣頑駑○劉攽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鉏刃一割
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
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
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上慙聖朝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受
祿爲素餐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部土
地堉埆堉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
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

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戹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具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劉攽曰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兩字故古公杖策其民伍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甫是爲大王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豳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

伯天下歸之（帝王世記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興金輿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通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斂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

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華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經常也）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感為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

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時梁不疑爲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漢陽）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逼致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

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

橋玄

疾上疏引衆灾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

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瞑目呼曰薇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薇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

增榮益觀皆由斁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
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李生厚歎
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國器也士死知已懷此
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非至親之篤好
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
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惟顧念之悽愴惟思也
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惟思也
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責土乃心陵墓

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矱牖而辭三
命結猶搆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殆漢陽之幽人乎
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
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
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與將有道在焉
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令其道可志則彊梁

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師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叜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學時雄

卷終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後漢五十二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李賢註

崔駰傳 子瑗 孫寔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

小子篹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篹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前書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投劾自劾有過不合應舉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篹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冊轂顯於新世後以篹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篹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猗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猗音許倚反既反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

勸人農桑振救乏絶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之縣獄犴塡蒲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劉攽曰案吏當作史揔言之掾史皆吏也獨言之當云史耳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莽即位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遘遇也辰時也美伊傅之遝時伊尹

干湯傅說遇高宗爾雅曰遝遇也音五故反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倕舜時爲共工之官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協準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矱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策猶妙策也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上艮下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也丁漢氏之中微丁當也氛霓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氛祲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喻王莽篡漢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漼以陵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漼猶摧落也音千隗反黎共奮以跂扈兮羿浞狂以恣睢國語曰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跂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訾睢音許維反羿浞已見上睹嫚臧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訓咨輔弼謂王莽輔

政也媮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書王莽策孺子嬰爲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也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舉也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爲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君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艮東北之位謂篆爲千乘太守也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楚詞曰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垝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註云氓人也蚩蚩殷厚之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爲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喻賢人也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白也悠輕舉以

遠遁兮託峻峗以幽處峻峗謂山也峗音魚委反竫潛思於至賾兮騁六經之奧府賾深也皇再命而紹卹兮乃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繼也卹憂也言天憂卹眷顧漢家所以以再命光武也運欃槍以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欃槍彗也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爲幽州刺史所舉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耇賁飾也易曰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也遂懸車以縶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歸軌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衡橫也謂橫木爲門軌跡也聊優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齒年也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

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華嶠書曰駰譏揚雄以爲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傾誑曜諸子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類而改之也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天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其

崔駰

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韞匣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底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通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含弘光大也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立學也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鄒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人也造二劒一曰干將二曰莫邪干將作劒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劒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驥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絲聱猶能契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三台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曰咫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蚊楚謂之蚊孟子曰活沛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之英千人謂之俊猶逸禽之赴深林蝘蚋之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

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反皇
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
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
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
高辛氏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
仁爲非得義爲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
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
曰北人無擇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清泠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盥耳而山
棲盥洗也許由字武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爲堯所聽讓焉由以爲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
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口牽於
伯成子高事虞舜時爲諸侯至禹去而
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
飢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
曰焦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也或重聘而
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
持金百溢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
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
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冒詢以干進或望
色而斯舉詢辱也詢音火亘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

集舉協韻音據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鉤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騹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悅元大也若夫紛纚塞路凶虐播流方言云纚盛也音如董反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瞽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條垂蘿蔓上下相求蘿藤也音壘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灾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手也跂涉赴俗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斯時也草行爲跂昔堯含蹙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皐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爲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劉攽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

鏤玄珪冊顯功 珪玉也詩令神霧曰治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祈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刻之玉版藏之金匱 銘昆吾之也 勒景襄之鍾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于景鍾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攽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 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 躡音口涉反躡踐也小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肓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 坏土器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 羣生得理庶績其凝 凝成也 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 械謂器械甲兵之屬也厝謂置之不用也周禮太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爲刑書謂之九刑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伊尹皐繇范雎蔡澤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廣厦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陰事終而水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場

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爲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蓺拱把不爲之數八尺曰尋蓺植也兩手曰拱數猶概也數音疏角反悠悠罔極亦各有得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亦各有得言皆自以爲得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彼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

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孟子曰踰東家牆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將摟之乎趙岐注云摟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友非其類苟以營己而已汙血競時利合而友汙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時合而友

不以道義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脣脣而不已也脣脣猶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曲也徑道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體命昔孔子起威於夾谷

解見東禪傳

晏嬰發勇於崔杼 解見馬衍傳

曹劌舉節於柯盟 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

卞嚴克捷於彊禦 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鬬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其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

范蠡錯埶於會稽 錯置也音七故反埶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勝行頓首曰

崔駰

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

伍員樹功於柏舉 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闔閭甚勇之爲興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

魯連辯言以退燕 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爲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遂平聊城

包胥單辭而存楚 左傳曰楚昭王爲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而復楚國

唐且華顛以悟秦 唐且即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

遠至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強也今齊楚之兵以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illegible]一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頂也莘顛謂白首也

甘羅童牙而報趙 甘羅下蔡人也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

原衰見廉於壷飡 昔趙衰爲原大夫故曰原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壷飡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故毀反

宣孟收德於束脯 呂覽曰宣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問之曰汝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絶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朐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

吳札結信於丘木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洎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展季効貞於門女 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戸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間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顔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 程嬰解見焉衍傳度轂未詳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駟上四巡頌以稱漢

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案駰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親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屣履謂納履曳之而行言忽遽也屣音山亦反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愚効

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慠生慠富貴而能不驕慠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竟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爲元帝昭儀野王爲左馮翊朔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衞尉郅氏之宗非不尊也史冊封郅故云郅氏前書史冊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蔡有女弟武帝時爲衞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冊爲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爲武陽侯封東海郯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陽侯之族非不盛也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

王鳳封陽平侯前書亦謂爲陽平之王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蒲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爲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慶自守卒享祚國垂社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盤杅（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杅亦盂也）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

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
間憲擅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
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
長矩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駰高第出爲
長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駰自以遠去不得意
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
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
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
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
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
易傳六日七分（解見郎顗傳）諸儒宗之與扶風馬
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爲人所
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
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
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爲

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廬途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遭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大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廢立不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蠱

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踈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爲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

大投或欲分功今君杜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弟但也司馬相如曰弟如臨邛）瑗曰此譬猶兒妾舛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

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禄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八使見周舉傳）以臧罪奏瑗徵詣

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
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
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
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
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
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
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
枚乘七發之流
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
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
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
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脩
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勑
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
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唐舉也終不能改奉
賓饗也

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
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

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确堅正也音口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怢音他役反怢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厭飫姦僞輕忽至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時祿而已）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伊蔚而誰語也悲矣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庶巧僞百姓囂然感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縫音直貢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臣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爲周穆王

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尚書**伾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
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掎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閭於時權安習所見**
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向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爲耳
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
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
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

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
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爲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憂愁讀懣遂作離騷經**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
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
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宜二字下文自有用故宜字處**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
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案文多故**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

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

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干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

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戹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

崔寔

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鈍也音達來反皇路天路也方將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反勒馬轡輈車轅鞬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鑾鳴鑾鳴則應行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

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畝百爲夫九夫爲井）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表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
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
則衣草布出寔至官斤賣儲峙爲作紡績
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社預）
注左傳曰織紝織布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縕枲也是時胡虜連入雲中
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
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最爲第一）以病
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

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
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
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
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
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
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
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
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賡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葬訖

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
多以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
餘及仕官（劉攽曰案文官當作官）歷位邊郡而愈負薄
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禄
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
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
荅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
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

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
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
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傅母也）是時
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
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
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
會帝顧謂親侍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靳固惜之也靳或作僊說文曰僊引爲價也音一建反）程夫人於傍應曰

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嫌邪嫌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嫌或作殊殊根本也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很狠而走烈罵曰死卒父

過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爲卒或作孔卒者誤也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銀鐺鐵鎖說文曰銀鐺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鐺其頸銀音郎鐺音當卓既誅拜

烈城門校尉及李儁入長安爲亂兵所殺
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
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
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
高絜之士也與瑗隣郡奉贄以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腒乾雉音渠）由此知杜喬之効
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
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雕龍奭劉向別錄曰言鄒奭修飾之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恥槩摧志求容永矣
長岑于遼之陰不直道曷取涅沈瑗不
言祿亦離寃辱子眞持論感起昏俗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